

片羽

去归房，撷一段静好时光

| 丽文 文 |

第一次踏足归房，如同走进一幅画里，静谧，恬淡，雅致，让人心生向往。

再一次拜访归房，时光已行走在秋的深处。这一天，阳光恣肆地倾泻着柔和的辉光，把树木和草坪映衬得斑斓多彩。归房坐落于一个叫朱青庄园的中央，前后池塘环绕，东西两旁有大片的芳草地，稀疏的树木点缀其中，微风拂过，几片黄叶脱离枝干，飘飘摇摇落于草地，给园子平添了一份季节的厚重。

朱青庄园地处无锡东部三区县交界，远离闹市的喧嚣。

归房入口处，三角梅依然浓烈地盛放着，热情地迎接每一位访客的到来。归房约莫有200多平方米，原木色的书架高低错落，分隔出一个个温馨的空间，中间是一张宽大的长方形桌子，可以容纳20人看书或开会，我们几个在此落座片刻，悦享书屋浓浓的书卷味。临近中午，太阳透过屋顶天窗洒下柔和的光，驱散着初冬的微寒。屋内没有刻意的装饰感，给人的感觉倒像是去了某个有着年代感的老地方，室内的案几、窗台、镂空的书架层板上到处点缀着插画、工艺品、老物件，屋中央的横梁上，醒目地悬挂着古今中外著名作家的黑白艺术画像。眼眸触碰到这些智者的眼睛时，肃然之情顿生。

读书，是和智者进行隔空交流和对话。在书屋入口处的青砖墙上，醒目地刻着几行大字：当一个人在人生路上陷入彷徨之际，最好的去处是书店。因为有书籍，我们不孤独。

书中还有暖意！比如此时，人间芳菲已渐次凋零，可是走进归房，依然可以在书中取暖。最是喜欢书屋内挨着落地玻璃墙的大沙发，厚实柔软，把身子埋在里面，点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一边是触手可及的一架书籍，一边是悦然明媚的一窗秀色，这时，仿佛有一朵轻盈之花在胸腔里悠然舒展，一时竟可以忘了山川日月。

归房是江苏省重点读书项目蒲公英悦享空间之一，也是港南村的农家书屋，目前有藏

展痕

邂逅冬日的美好

| 徐祖伟 文 |

从山水江南无锡去到同样山水独具的浙西南，数百公里的路途，遂昌让你觉得似曾相识却别具特色。日前，乘着刚刚开通的动车抵达这里，就被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古村——独山村所吸引，邂逅了冬日的美好。

独山村是遂昌古代闻名的村寨，南宋孝宗年间，尚书左丞相叶梦得曾孙叶岳峦自松阳县迁居独山，始成村落。整个村寨就建在临江的坡地上，宽宽的乌溪江在面前流过，村寨紧邻着一座孤独的小山，在小山顶上可以观赏村寨的全景。走进独山村，眼前的村落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古朴风貌，原住民三三两两地聚在村口闲聊唠嗑，鸡群散落在村头巷口，一幅昔日村寨的烟火味。据当地老人说，村内至今仍完好保留着明隆庆年间的古井、石牌坊，明嘉靖年间建立的寨墙等古代建筑。从叶氏宗祠到牌坊一条200米长的街道，完整保留了明代建筑的风貌和格局，被称为“明代一条街”。

独山村并不大，也就百来户人家，“明代一条街”就在山脚，颇具历史感的青砖石瓦老建筑显现了曾经的辉煌，耕读传家的小山村走出过明清两代的举人、秀才和显赫高官，这些古代的“成功人士”虽然很少有再回村里居住的，但他们对家乡的影响依然十分巨大，崇学尚文、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代代相沿。如今，叶氏宗祠、葆守祠除了在重大节日举行宗族活动外，其他时候就成了村民们学习或者娱乐的场所，让这些古老建筑历经沧桑依旧充满勃勃生机。

吴风越雨

男留灯楼说古今

| 梅南频 文 |

男留，是宜兴一个村庄的名字。从名字上看，这个村庄必然与一些故事和传说有关。

一种好奇的心理使我第一次走进了太湖西岸现位于新庄街道的这个古村。

这是一个有前中后三个自然村落组成的大村，800多亩土地，300多户农家，一条横塘河延伸的小河贯穿村中，河岸两旁绿树成荫。村道一色的黑色路面，整洁宽敞，农舍规划有序，屋前小园清一色式栅栏围护，花木树草生机盎然。沿村口走去，文化广场体育公园板报画廊错落有致，农舍侧面墙上宣传本土的标语及色彩鲜艳的画作，让人耳目一新。

男留村原名叫澄溪桥。位于东氿进入横塘河的入口处。相传古时候东氿有恶蛟兴风作浪，当地人为求太平，每年要进贡一对童男童女，在文化落后的年代自然给愚昧的村民造成了极大伤害。直到有一年地方上出现了周处这个人物，才算事有终结。周处是在南山射死了吊睛白额虎之后，路经澄溪桥准备回家的，行至桥上正值村民跪拜准备进贡恶蛟。周处闻之，即刻提起宝剑跃入东氿，据说在滔滔水中与蛟龙搏斗了三天三夜，终于缚住了蛟龙并将其斩首，因而留住了准备祭拜的男童。从此就有了“男留”这个村名，以表示对英雄的敬仰感激之情。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但就是这么个传说使得男留这个村充满了神秘，使这个村落的仁义感恩代代相传。

清道光二十年（1840）间，里人欧惠亭、史学逊联手做了件流芳百世的大事。因为东氿西氿由天目水系而来，至此水势比较复杂，所有进入横塘河的船只皆由东氿入口，

当时河道比较狭窄，且滩涂芦苇茂密，白天尚可见，月黑风高时必迷失方向，造成船翻人亡。澄溪桥正位于男留村西口，直对东氿入口处，欧史两位里人便募捐建了一座两层高的楼房，面氿而立，在朝东氿入口方向开了一个大窗，用以点灯作为航标指引。这座楼房因此而成为远近闻名的灯楼。庆幸的是，沧海巨变灯楼犹在，楼北砖雕墙门，门头砖刻“是知津矣”，内刻“允推善长”皆完好无损。“是知津矣”出自《论语·微子》，意为“这才知道渡口在哪里”，彰显灯楼身份，喻示其作用。灯楼屹立在此，每天夜晚会有专人点亮油灯，为夜航人指引方向。而油灯所用火油，则是村中乡绅无偿提供。一段时期，灯楼住进了一位尼姑，众人也就称之为灯楼庵。庵中尼姑每日尽职尽责，风霜雨雪从不间断。新中国成立后，运输社每月免费提供给灯楼火油五斤，直至通电。

一座灯楼充满了沧桑。道光年建，咸丰年毁于战乱。同治年又有徐熙仁、欧阳奎、潘祖荣募捐重修。至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又炸了两间，和平军拆了两间用木材去做了碉堡。时至2003年3月，男留灯楼被宜兴市人民政府确定为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新庄街道拨款修缮，灯楼面貌才焕然一新。

灯楼的存在，使男留村的文化底蕴和道德传承有了更广泛的意义，村民的爱国情怀和传统道德观无不在村容村貌的变化上处处体现。一个新农村，一段老故事，更有许多挚爱这片土地的人在继续撰写新的篇章。

（文中引用印江峰先生一些资料，特此鸣谢。）



故都

摄影 李玉祥